

秀才屋场

□钟为瑛（白族）

麦地坪有一个秀才屋场出名。它在千一公大院内，四周群山环抱，门前是丘丘农田，溪水沿屋场右边的山沟蜿蜒而下，汇入青峰溪。屋场对面，是白族有名的狮子洞，洞边耸立着一块块书法碑石，仿佛述说着秀才屋场的变迁。

耕读为本，是秀才屋场的特色。白族始祖钟千一，掩埋刀枪后，在大屋洛修屋，开始了繁衍生息。千一是一名武将，落脚大屋洛后，开始了耕读。他把常年征战奔波与落脚为民的心得记录下来，制定了《剑不如人，剑法胜于人》《挪钱兑米要读书》等家规，在族内传承。读书之风在屋场慢慢盛行。明朝中期，屋场中间修了一所私塾学堂，三间木房，每天传来琅琅读书声，跟烤熟的包谷红薯一样香。老师来自民间，他们靠近农民交的粮食和金钱谋生，教一代代的读书娃文化知识，让一个个有文化的族民走出了山寨，走出了家门。千一屋场渐渐有了名气。

秀才屋场读书人最多的时期，是清朝中期的一个夏天。屋场上的清二公，是一个为读书娃提供无私帮助的好心人。他看到屋场后面的山峰突起，天生的笔架山，山下的大屋场是得天独厚办私塾学堂好地方。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。他对学堂进行了改建。在槽门两侧新修两个池塘，里面植藕养鱼，把金家峪的山泉水引来注入二池塘，每至夏日鱼跃荷香。槽门外植烟檀子树两株，谐音是“荫子”的意思。只有两三年的时间，大屋洛秀才屋场教师和学生的居住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。

徐学贤充当新一任教书先生，学生们自带桌椅板凳。书本等教学用品，由清二公从常德、津市采购。私塾先生开销都由清二公一人承担。为了把后辈培养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才，清二公舍小家为大家，专派一名叫钟朝品的哑巴照顾徐先生的衣食起居。清二公把三个堂屋办了大、中、小三个私塾班，学生达百多人。有三位私塾先生教课。

一次，徐学贤去马合口赶集，顺便考察周边的私塾学堂的教学质量，他走到马合口集市的一所私塾学堂，和执教的谷从印交谈教书体会。这位谷先生连一些基本的教学课程都不知晓。原来他以办私塾为名，骗取家长的钱财混日子。徐学贤当面指责他。并给他送了一副字，教他悔过自新：从师者不通、接师者不通、为师者通了九窍，何必误人岁月！这次，教育行业传出了“秀才屋场的文秀才，也爱露锋芒！”的俚语。

秀才屋场，卧虎藏龙。第一次科考，钟永虔中了武秀才，永顺府敲锣打鼓，送了一块“类脱东都”的大匾牌。三年以后钟朝贤考中了文秀才，永顺府送的匾额是“才绍金陵”。到了第三次永顺府投考，秀才屋场又有人蠢蠢欲试。徐先生将哑巴钟朝品报上了考生名册，发了准考证和各科试卷。三科考下来，400多名考生中钟朝品考第一名。全考场产生了轰动。钟朝品人才出众，风流倜傥。面试官面试时，竟然发现是一名哑哥，问领队徐先生是怎么回事，徐先生回答道：此考

满姑

□王辉

桑植县澧源镇樟木溪杨家垭，有一栋古色古香的土家木楼，这是经过修缮的贺满姑烈士故居。在四周崭新的民居簇拥下，它犹如一位从漫长岁月时光中走来的沉默老者，古朴，深邃，庄严，值得后辈敬仰与怀念。

故居始建于民国初期，一正两横，穿斗式木质转角楼，具有典型的湘西北普通民居特点。堂屋正中悬挂着“宏开甲第”方匾，这是作为哥哥的贺龙送给妹妹夫新居落成的祝贺匾，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，寄托着他们渴望平安幸福生活的美好愿景。

故居右侧有一块平地，四周树荫密布，贺满姑烈士的墓碑就矗立在那里，她的英灵在这里永远守护着自己亲手打造的家园。墓家是她和丈夫向先辉的合葬墓，青石墓圈，墓前两个单墓碑，中间有碑序，纪录着烈士的生平事迹。

我默默读着碑文，一位巾帼英雄顽强拼搏，战斗不息，面对敌人的屠刀坚贞不屈的光辉形象不断浮现眼前。我深深地感受到，贺满姑的一生是那么短暂而伟大。这时候，我不由自主地联想起了桑植县城永生亭上的那副对联：求真理，离子别夫，勇斗人间妖孽；为革命，碎玉沉珠，堪称女中英豪。这就是人们对她由衷的赞颂和无限的缅怀。

回首走进黑暗的历史隧道，是压迫、暴力、残酷、恶毒夺走了她30岁的年轻生命。如果可以假设，我多么希望她能够活下去，像我的曾祖母、祖母一样，耕田，犁地，生儿育女，如此终老一生，虽然平凡卑微，但起码没有风霜血雨，不要忍受地狱般的酷刑。

可惜历史无法假设，贺满姑这位女英雄是肩负使命降临人间的，像她哥哥一样爱憎分明。她生来嫉恶如仇，敢爱敢恨，不畏强权，勇于革命，追求光明，甘于为了劳苦大众的利益高举义旗，舍身取义，不惜牺牲自己。

那年春，茅茅溪盐税局被灭后，贺满姑向兄长讨“枪”，从此走上革命道路。桑植起义后，红军受到反动团防的疯狂追击，贺满姑与大姐贺英、谷青云等拉起地方游击队，在罗岭一带开展武装斗争。贺英任支队司令，贺满姑任支队长。贺满姑善使双枪，武艺高强，勇猛无畏，让敌人闻风丧胆。

八月下旬的一天，桥自弯仍乡长刘子维带着团防突然袭击游击队，女警卫龚莲香牺牲，贺英受伤，贺氏两姐妹失散，各自回家重新拉队伍，经此一别后再无见面之时。

贺满姑刚回到樟木溪家里不久，就被敌人发觉跟踪。当地恶霸地主肖用生指使团防队长带八十多人枪，将贺满姑家包围。贺满姑持枪御敌，机智地突围脱险，后转移到永顺县桃子溪贺家台贺魏之家里。



□徐辉

小城乾州

我们是在八月桂花飘香的一个宁静的秋夜，结伴走向古城的。乾州古城四周环山，中为盆地，有天星河、万溶江从中穿过，十里盆地，二水环绕，三陆横陈，山水交融，状如八卦中的乾卦，故称乾州。而乾州古城就坐卧于吉首市区内的万溶江畔，四周的群山围成一个天然的摇篮，古城卧于其中，于繁华喧嚣的闹市中怀抱一方净土，淡然笑对历史嬗变和风云变幻，闹中求静、处世不惊，安详如一个古典的睡美人，正寐着一个甜蜜而温馨的梦。

寻着一路闪烁的灯光，我们一步步走近古城，就像走近一个经年的旧梦。我们的脚步很轻很静，生怕惊扰古城的美梦。登上古城入城口拱极门的台阶，古老乾州街便扑面而来，让我们撞了一个满怀。这些宽窄不一的茶马古道，是那么地熟悉而又那么地陌生。青石板街、青砖灰墙、青瓦飞檐、雕梁画栋、古旧木门、大红灯笼、雕花木窗、镂空卧床、根雕家具、傩戏面具。一路走来，目不暇接，美不胜收。只感觉自己仿佛误入了另一个时空，或是乘着时光机器穿越时空，回到了久远的汉唐时代。乾州街已经很老了，虽说有些墙面留有水泥、石灰修复的痕迹，但从一些剥蚀脱落的墙体和磨得发亮的马道上，我们能轻易地触摸到历史在古城里走过了一段长长的岁月。

穿过几道逼仄仄仄的巷子，我们就来到了抗击外侵的民族英雄、天津总兵罗荣光故居。夜晚故居的大门紧闭，我们不得入内，但房屋的构造和气势告诉我们，这里曾经是那么地闪耀和荣光。前方没走几步就看到了《翦伯赞寄寓》，寄寓与故居相距不过十几米，但他们所处的年代却相差近一个世纪，这不得不让我们感叹时光的流逝，无奈而又无情。对这两位中国历史上的大人物，我们知之甚少，一边的湘西自治州文联陈主席就给我们当起了义务的讲解员。在陈主席的讲解中，我仿佛摇身变成了罗荣光，站在高高的大沽口炮台上，面对外族入侵，临危不惧，率领三千兵勇，英勇抗战，誓死保卫大沽口炮台。一下子，我竟然有点恍惚了。走出古城来到举世无双的三门开，一条轻静流淌的万溶江就展现在我们眼前，城楼上的灯光如一群顽皮的小孩，从高高的城墙上一跃而下，一个激灵钻进江水中，潜水一阵子后，再猛地在蓝丝绒般的江水上晃浮，你追我赶、尽情嬉戏，好不快活。万溶江中有一条石墩道，一个个四四方方的石墩就像钢琴的一个个琴键，走在其中，就像敲响了一个个充盈着江水气息的音符，这音符在这秋风轻送的夜晚与心灵共振，让人醉心不已。迎江逆水而上的不远处就是风雨桥，桥上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灯光，画出桥拱的半弧，这些半弧形的灯光倒影在江水中，随波荡漾，与桥上的灯光相接，画出一个圆，远远望去就是一轮灯光之圆月，她在江水中游走，与天空中高挂的一轮清辉交相辉映。天上的月与桥下的月互为镜像，一动一静、一暖一冷，让人生出无限遐想。

走过万溶江上的悬索桥，从古城北门出得古城后，夜已经深了，古城的灯光像醉美人的双眼，眨动着昏昏入睡的迷离睡意，仿佛听到了梦的召唤，指引我们打道回府。可我总感觉到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牵制着我，让我的心再也无法走出这片古栈！

第二天，秋风送爽、和风惠畅，正是出游好时候。我们这些参加探秘《谷韵吉首》文学学会的一百多名湖南作家参加笔会开幕式后，乘车来到了乾州古城。这是一座氤氲着深厚历史文化的古城，十里古街、城中十里河道、城外十里边墙，无不透露出沉郁厚重的文化底蕴。登上城楼极目远眺，古城周围群山环绕，状如莲花，古城如一位静修高僧，端从于群山组成的莲花台上，正安然打坐、诵经祷告。城中青石板古街、古民居群、文庙等独具特色的民族建筑就历历在目。眼前的景象让我恍惚了，这成片成片的青砖灰瓦让我自然而然就想起了老家岳阳城西的老街！这是秋日的上午。太阳似见非见，慵懒地洒落在老街的

青石板上，洒落在街边的砖木房子上。磨得溜光的青石板在阳光的映衬下，闪烁哑哑的光。一些矮小陈旧的老木屋，仿佛在秋风中打瞌睡的老头，又像正在低头深思的老者。淡淡的灰色涂照在斑驳多孔的木板房上，木屋便走进一幅油画的意境。偶尔，有几只小鸟鸣唱着悠扬悦耳的声音从屋顶掠过，只留下诗意的弧线。

我们走进了前一晚不曾参观过的寄寓和故居。里面的陈设似曾相识，都是一些很古老、很陈旧的物什。木床椅、木窗台、木面架等木制家具宣泄着时光的久远，纺车、马灯、笔架等生活用品无声地倾诉着光阴的轮回，线装书、旧瓷罐、古字画等古旧文物无不流露出岁月的沧桑。时光在这里被雕琢成古朴精美的器具，浓缩成一段不眠的记忆。这些承载着历史风云和人情冷暖的物品，轻易就打开我情感的大门，让我想起童年居住过、现早已倒下并淡出记忆的老屋，一种亲切而熟稔的感觉涌上心头，敬畏之心油然而生。古城的老街大都一样罢，乾州城与岳州城，相距千余里，但城楼大同小异，房屋构造也不相上下，城池色调也基本一致，这让我们免生出一种淡淡的失落。不曾想前方的胡家塘却为我们打开了一方新天地。这里不再是大片的灰和黑，碧绿的莲叶、低垂的杨柳，别致的小桥、倒影着牌楼和木屋的池水，天水色色，云影暖碇，满写着诗情画意，让古城生出几分少女的妖娆和妩媚。

在狭窄的街巷里穿行，我们轻易就能与一栋栋叫不出名字的老屋不期而遇。就像遇见了久未谋面的父老乡亲，我生出一种久违的温暖和感动。

小时候，我就是个戏迷，经常跑到十里开外的石里铺去看戏。对于乾州古戏我自然不会放过。随着鼓声的擂响，好戏一出接一出上演。铿锵有力的鼓点、古雅低沉的吊钟、奇异艳丽的民族服饰，让古老的乾州戏无不张扬着鲜明的个性，充满了无限的魅力。湘西傩戏、湘西牛角胡、开山敬神、土山歌组合和土家大摆手舞等充盈着异域风情和神秘巫术的表演，将湘西文化的神秘与厚重像工笔画一样一层层勾勒、渲染。土家哭嫁、土家打溜子、送亲、土家咚咚咚、三鼓棒等节目，让人轻易触摸到土家族和苗族人们心中最朴素最本真的情感。而九子鞭、抛刀、土家梯玛神功、竹竿晒鸡蛋与斜走钢刀等惊险刺激的表演，将我们的心一阵阵束紧，让大家无不为之捏一把汗。秤杆插于米缸就能轻易提起，如此神功的确匪夷所思。而苗家阿哥赤脚走钢刀，在钢刀上或行或舞、或仰卧或倒立，如履平川，游刃有余，更引得我们翘首相向、惊叹不已。我好奇地跑近钢刀，手试刀锋，寒冷的感觉直指内心。演出过程中，我还注意到，乾州戏院的舞台与易经中的八卦有着密切联系。舞台中央镌刻着太极阴阳图，周围依次排列着八卦卦象。可见，边城文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缘颇深。精彩的表演让人有如云里雾里，醍醐灌顶，演出结束好一阵子后，我才缓过神来。或许表演的结束就是生活的开始吧，生活少不了梦幻一样的表演，而更多的是平凡的现实。

出了乾州古城，街对面就是人民广场。广场上人声鼎沸、红歌如海，广场外，车水马龙、市声喧嚣。广场与古城仅一街之隔，时空却跨越千年。古城的古老、静止、幽深、朴素与广场的现代、动感、热闹、浮华形成鲜明对比，却又有机交融。古城出则繁华，入则宁静，以退为进，以守代攻，不管岁月如何变迁，不论空间如何转换，他一任雷电的鞭击、风雨的冲刷、岁月的洗礼，时光的打磨，始终站在时光的高地、屹立在心灵的高处，鸟瞰世间的芸芸众生，虽有千言万语，但并不言语，该是大彻大悟的世外高人了把！

离开古城时，我忽然觉得时间在这一刻悄然静止了。站在被时光吹皱的风中，我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情愫在回声，这声音如擂鼓般越来越大，化作汹涌的潮水，将我淹没。